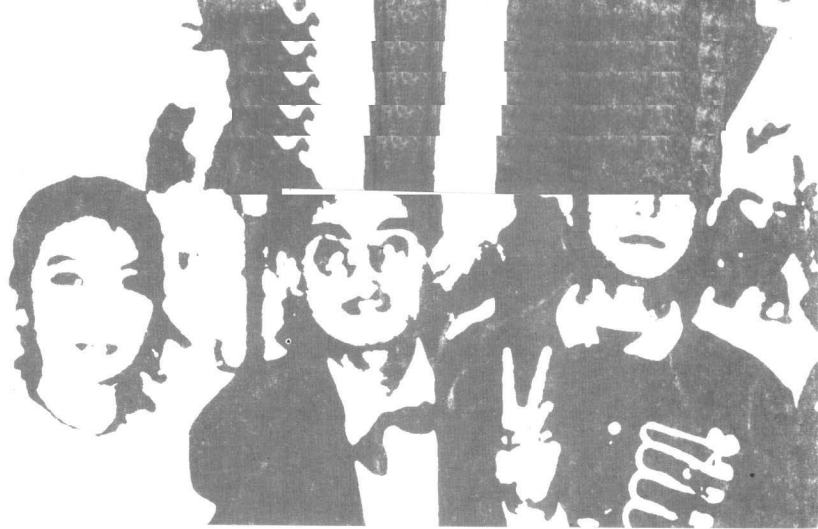


新时代的·少男少女

吴梅怡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少女天使





少女天使

吴梅怡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城市女孩从初中到高中的心路历程。一个天真幼稚的女孩，感受着母爱一样的师德走上了自己的生活轨道。

四季交替、风雨丽日中，人在长，心在长，烦恼在长，感情和思想也在萌芽。从最初的天真烂漫到逐渐的犀利与沉稳，我们随着作者的笔触，能感受以一个当代女孩生命成长的过程。

作品展示了一个女孩内在的较为复杂的心理过程，真诚、率直、细腻而不失某些精到、犀利之处。

目 录

一 开场	(1)
二 地理课上的鬼	(3)
三 课文作者的悲哀	(6)
四 三天半	(8)
五 新编《狼来了》	(39)
六 操场里的世外桃源	(41)
七 忠言逆耳	(47)
八 行为分的故事	(49)
九 戏说《白毛女》	(56)
十 救救孩子	(76)
十一 电话铃铃响	(87)
十二 停电一景	(89)
十三 “朋友”	(92)
十四 读书	(114)
十五 球拍的故事	(118)
十六 平静的战争	(121)
十七 全没了	(136)
十八 逃避	(139)
十九 “朋友”续	(142)
二十 一瞥的代价	(151)
二十一 啊，日本！	(155)

二十二	关于老鼠	(169)
二十三	运 动	(173)
二十四	在音乐课上	(186)
二十五	鬼来了	(193)
二十六	一日历程	(197)
二十七	秋天下雨的时候	(207)
二十八	体育课上的梦	(209)
二十九	实验三则	(214)
三十	等我考完了	(222)
三十一	不负的重荷	(228)
三十二	最后的午餐	(231)
三十三	尽 头	(236)
三十四	越跑越大的影子	(239)
三十五	校园童话	(242)

一 开 场

如果你来到 A 中，走进大门，向前绕过旗杆，向左拐，直着走，到教工食堂向右拐，直着走，在水房和厕所之间有一条路，顺那条路向左走会看见一个楼梯，上了楼梯，就可以看见一个班，班门前挂一牌，赫然写着：“初一（2）”。

你推那淡绿色门进去，会发现门后有两把扫帚，几把墩布，还有一个垃圾桶上面放着一个簸箕，你千万不可把“鼻涕纸”扔进去，因为初一（2）班的垃圾桶里不准放垃圾。在门的正前方，有一个讲台，上面放着一盒粉笔。讲台后面有一块黑板，擦得不很干净，黑板右边写着“中西结合”的课程表，左边（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有一行极小的字：“米个学是伟大的。”但不知谁在后面填上两个字：“个屁。”但不知谁在后面填上这两个字。教室中间是五十套课桌椅，每套上面都放一个铅笔盒。有时位子底下会出现废纸，其中可能包裹着一张人脸或一只眼睛，或者写一些教学公式。当然，这些纸是值日生的事。

教室的最后是一块黑板，黑板上写道：“开启科学的大门”。字下面着一把长黄毛的钥匙。当然，这是板报。

至于教室右面，是许多扇明亮的窗户。透过玻璃，可看见高

大的白杨树冠和楼下的小椅子。

窗旁是暖气，暖气上经常放着一位矮个子女生的饭盆，一个杯子状的饭盆。

此班成员共 49 位（后 50 位），有二十七位女生，二十三个男生。女生总是文文静静地围在一堆画美人（其中画得最好的是李木）；男生呢，经常打架，一群不讲文明礼貌的“坏孩子”……唉！

此班还有老师 12 位，分别是：英语老师兼班主任我们敬爱的周老师，语文赵老师，数学孟老师，物理张老师，体育葛老师，政治简老师，历史陈老师，地理吴老师，生物胡老师，美术徐老师，音乐孙老师，三防兼劳技课的那位善良的女老师。

此班时而冷清，时而沸腾；时而得意，时而沮丧；时而欣幸，进而悲伤；时而空气浑浊，时而空气新鲜；时而混乱不堪，时而秩序井然；时而遵守纪律，时而自由散漫；时而心不在焉，时而埋头苦干；时而精神百倍，时而恹恹欲睡；时而传出声声惨叫，时而飘来阵阵怪笑。总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普普通通。

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教室中的这样一个班里，虽然它并不起眼，但我却很喜欢它，喜欢它的平淡普通；而在这平凡中说不定还会发现什么不平凡……

二 地理课上的鬼

“铃！”震耳欲聋的上课铃再次响起，我近似麻木地朝教室走去，又是一节难熬的地理课……我思量着该做些什么。

小徐老师走进来，来回“扫射”班里的同学。（有些酷爱读书的好孩子正在课桌底下如饥似渴地吞咽着知识，可惜小徐老师禁止他们吞咽除地理以外的知识。）

“上课！”所有同学都无可奈何地慢吞吞拖着有气无力的声音：“老师好——”

然后特别自觉地“扑通”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恹恹欲睡的情绪立刻袭来。

现在正是春天，温暖的阳光普照着大地。虽然窗户拉着厚重的绒布帘子，但是调皮的光束仍然从帘子的缝隙中钻进来，在我的桌上画下一道淡金色的光带，我用手捅那射进来的阳光。

书桌上零乱地放着一些东倒西歪的本子，其中一个被我贴了刚买的“彩虹”胶带，有红的，有蓝的，有紫的。亮晶晶，光闪闪，挑弄着耀眼的阳光。

小徐老师正在台上摇头晃脑地讲课。我顺手将本子扔在自己的桌上。

又呆呆地发愣坐了很久，突然一抬头，发现印有花边的白色天花板上映出朦胧的淡青色，我很诧异，再细瞧——

真奇怪，谁把颜料涂房顶上了？我仰着头，像见了鬼似的。

太阳光正好射在我刚贴着彩虹胶条的笔记本上，而胶条的瑰丽颜色被巧妙地“搬”到了天花板了。

哈！我立刻鬼鬼祟祟来回移动本子，房顶上的色彩也随之摇摆……

颜素也看到这个奇观，回过头来给我一个“赞许”的微笑。我更加得意，进而手舞足蹈起来。

不小心，本子一扬，绿莹莹的光猛然晃在自己的脸上，哎呀，好刺眼！

林静正低头捡橡皮，刚起身便注意到她旁边出现一个“鼻青脸肿”的“妖女”！不禁捂住“樱桃小口”，以免惊叫出声。

我的样子一定非常恐怖。我得意地呼唤左邻右舍“脆弱”的女同学，吓唬人的好机会，可不能错过呀！

“哇，快瞧！米子学跟鬼似的！”英陶瞥到后一个劲儿摇晃李木。

“哈哈，米子学你怎么弄的？”李木回头捅毛璐。

“胡莉，快看，哎呀！”毛璐立马儿通知旁边的胡莉。

“嘻嘻哈哈……”前方这几位小麻雀叽叽喳喳大惊小怪，品头论足，完全忽视了小徐老师的存在！

这时，徐老师正在大谈巴黎什么塔有几根铁杠，兴致勃勃……

突然，他注意到前排女同学一律脑勺冲讲台，而第一行第三个的位置上，赫然坐着一个“青面獠牙”的米氏女鬼，冲大家阴森森地“奸笑”。

徐老师哪能容忍严肃的地理课堂出现一个鬼，便大喝：“米子学，不许晃了！”

“鬼”闻声大惊，急忙将“妖镜”放进课桌，用一双特天真的大眼睛瞅老师，特平静，特无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毛璐“噗齿噗齿”笑个不停，似乎无比赞成地理老师的除妖行为。

讲课继续下去。

百无聊赖的米子学拿起尺子放在阳光下，摆来摆去。也真倒霉，那尺子竟映出太阳并准确无误地反射在脸上，而且小徐老师恰好在讲课的间隙抬头一瞧……

“你是不是不晃就难受啊？”

“这——”

毛璐回过头来，笑得跟朵散了架的花儿似的。我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铃！”偏偏在这时下课了。

“你，过来！”小徐老师冲刚才的“鬼”招手。

“我真不是成心的，老师！”本人极其真诚。

“还说不是成心，脸儿怎么变绿啦？”显然老师对光天化日下出现青脸鬼强烈不满。

“以后，再不许这样了！”

“是，是，是。”

我将那笔记本上的胶条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太阳再次从窗帘中漏进来，寻觅着那青色的鬼脸，可惜再也找不到了。我轻轻抚摸那抹淡淡的金色，心中的青色鬼脸消失在暖融融的光晕中。

三 课文作者的悲哀

上午语文课要测验。

所以当喇叭里的冲锋号响起，许多同学仍执拗地留在教室里不上操。其中有几个“大仙”级的男生难得拿一回书本，极不情愿地在位子上哼叽。

刘毅突然说：“我最讨厌鲁迅了。他的文章老那么长，含义特多，瞧瞧，这中心……啧。”

刘毅插着兜，一面踱步一面叨唠：“就是，他真没事儿干了！讽刺就讽刺呗，每个词都是反语，每个字还都有深刻含义。

何达立老老实实伏在课堂上费劲儿地蠕动嘴皮子：“鲁迅，原名周树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他的脸越来越痛苦，最后猛地将书一摔，低声嘟囔：“盐吃多了。”

侯勇又说：“诗人里头我最喜欢李白，他的诗总是四句。”

“哈哈哈。”他们狂笑。

“白居易就不行，瞧那卖炭的老头儿，哎……”有人添油加醋。

“哈哈哈。”他们傻笑。

不知道语文考试结束以后大家是否还能听到这样兴高采烈的

“清脆”的“甜美”的笑声。

我记起张蓓悄悄跟我说过的话：“无论多么好的文章，只要选进课本，全完！”

我于是替课文的作者们悲哀。

四 三天半

北京 A 中的春天就要过去了。

我们可怕的期中考试也终于过去了。

然而大家非常不想听到自己的考试成绩。

所以当老师说“全体同学军训三天半”的时候，有人不禁欢呼了。

出发当日，天气晴朗。太阳光描绘出我们蹦蹦跳跳的影子。大家都为体力劳动挤掉脑力劳动整整三天半而倍感欣慰，甚至穿上那套酷似“红军长征遗物”的军装都不太觉得悲哀。

在汪主任最后的漫长动员时间里，张蓓凑近我愤懑地小声说：“我刚发现咱们学校特狡猾！”“怎么？”我惊愕。“你想，明天是‘五·一’，应该放假，后天偏偏又是星期日，怎么那样巧？”她飞快地瞥了一眼正高谈阔论的汪主任。“这是有预谋的！他们才耽误了一天半的课就让咱们受到三天半的锻炼，嘶……”哦，我恍然大悟。

然而车终于来了。上了当的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向那不可知的未来走去，背上的包就变得愈发沉甸甸了。

1. 见面礼

军营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几排高大茂密的杨树，挥舞它们碧绿的枝叶，仿佛要掠去天上那仅有的几丝白云；整齐的宿舍楼如豆腐块立在地面，连影子也有棱有角；还有白被单被轻风鼓得飘摇起来，映出蔚蓝的天光，在阳光下更显恬适。

“原地坐下！”我们飞快地找到了自己认为最舒适的坐姿养精蓄锐。英陶在用手使劲摩擦地面数次后才提心吊胆地问周老师：“就这么干坐下啊？”“对！”周老师犀利的目光直射在她脸上，使她立马儿老实的坐在那有千千万万细菌的地面上。“没事儿，反正这不是我的衣服。”我安慰她。

“欢迎同学们的到来。我们的部队是防化军种，将为大家表演清彩的原子弹模拟爆炸及救护！”一个肩上有不少星儿的军官笑眯眯地拿着麦克风。“哗……”我们鼓掌，到处搜索，“原子弹”的踪影。

“请同学们沿我手指的方向看，”我睁大眼睛，伸长脖子，拼命地向操场那草边丛里窺摸。“五秒钟后，那里将发生爆炸。现在倒计时！”军官看着手表故意制造紧张气氛。“五，四，三，二，一……”众人屏息，半张着嘴一脸渴求的天真表情，连花草树木都停止摇曳，静候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零……开始！军官猛一挥手，大吼。

我的手不自觉地去捂耳朵，脖子倏地缩短。

……

一秒过去了，五秒过去了，十秒过去了。军官手指方向还是

一个乱草堆。“怎么了？”“原子弹呢，炸了？”“没有呀，嘻嘻。”全场交头接耳。

军官很是窘迫，咳嗽几声后道：“对不起，出了些故障，请同学们稍等一会儿……”话音未落，突然一声巨响：“轰！”地面砰然震动着，杨树叶子刷刷拉拉慌忙地撞击。这一惊可非同小可，我那刚掉转向张蓓的头，又忙不迭地摆回去，正望见雄伟的蘑菇云缓缓地威严地向空中升腾，扩散……“爆炸啦？真惊险！”

一队大卡车突然从后面横冲直撞而来，精兵强将们纷纷挨挤着向爆炸处跑去，伴着一种呜迪呜迪响个不停警报声，在操场中央来回流窜。

很快，大卡车又呜迪呜迪地开走，蘑菇云也完全弥漫到空气里，不见了……

整个儿表演眼花缭乱地持续了五分钟左右，我们似懂非懂地看完了这出不算精妙的活剧。张蓓哧哧地笑：“真逗！”

那个军官仍呆呆地立着，他手指的方向又恢复成一片野草丛。

2. 宿舍

我们伫立在门口，瞪着可以睡下整排女生的大通铺！这下儿谁也不用担心不被分到一起喽，27个人大团圆。

长长的屋子除了床什么也没有。“至少，老师让咱们天天写日记的妄想彻底破产了。”张蓓自嘲道，“对，这儿还挨厕所近。”毛璐补充，我只有苦笑。

“我睡中间儿！”毛璐一屁股坐在砖头砌的“床”上，“米子学你就在我左边好了，张蓓愿意离门近些。”“对，地震了我就可

以夺路而逃！”张蓓得意地赞许。

经考查，班长颜素和胡莉离我们很远，附近也没安插特务、眼线之类，三人才放心地安家落了户。

我会不会一着急两条腿伸到一个裤腿儿里？鞋穿反了？帽子歪了？夜里说梦话，打呼噜？斟酌着可怕的问题，我略带心虚地望着张蓓倒在床上的矮小身影。

“呜！集合，听见没有！”毫无感情色彩的声音陡然划破了27位女同学的遐想。

似乎该吃饭了。

3. 用膳之前

我终于知道解放军战士的苦了。

在军营吃饭简直活受罪。那感觉如同嘴边吊着青草却永远吃不到的山羊一般无奈。

大家怀抱着饭盒坐在操场上，勺子轻轻地触到盒壁便发出“叮”的脆响，也像诉说“我饿了”的心曲。

阳光炽热，口干舌燥，饥饿难耐。

一位战士走到队伍前面站定，我眼睛闪亮，可以吃饭了？“同学们，这是军营的第一餐……全体起立！踏步走，一二一二。”“这和吃饭有什么关系？”我不情愿地踏着。“立定！好，现在唱一支歌！”没办法，为了吃饭。我们哭丧着脸唱起《团结就是力量》，声音有气无力顶凄凉。

“不行！重唱。有气势你们懂不懂？”那人横眉立目地怒喝。

又是一遍寥落的歌声：“团一结一就一是——”歌词模糊得

像几只大蚊子在哼哼。

“同学们……”一位校领导义愤填膺地从树荫的遮蔽下“猛冲”出来，以慈母般的音调往前方一指：“看！B中（非重点中学）的师生也在排队等候吃饭，咱们不能输给他们呀，北京A中……”我几乎能倒背如流下面话的梗概，低声与他同时吟诵：“北京A中是一所市重点学校，多少人仰慕啊！多少孩子眼巴巴地盼着能坐在这里的教室中听这里老师的讲课！咱们不能往学校脸上抹黑，咱们应当给学校增光添彩！”

可怜许多天真的无知者被恳切的话语和殷切的希望鼓动了，他们特盼望以实际行动往学校脸上贴金。

终于，在我们的声嘶力竭下，一曲铿锵有力的《我是一个兵》使大家眼冒金星地走进食堂。

B中的师生“陶醉”在我们用生命谱写的伟大的乐章中，连吃饭也仿佛忘记了。“啪！”每个人都感到母校亮闪闪的脸上又陡然添了一大块金……

4. 痛苦

然而吃饭这痛苦的历程才仅仅开了个头儿。

首先，刚进入阴暗的食堂，就会发现一件顶不对头的事儿——没椅子。

怎么，难道还必须自己搬凳子？我正诧异，却不幸被老师提溜到一张桌子旁，“站好！”

我先低头，看见诱人的佳肴在桌中央散发着甜香，无奈只有一小盘肉，一小盘鸡蛋炒菜……再抬头，哇，桌旁围了足足8